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39

东路花鼓

双	揭	榜
双	插	柳
吐	绒	记
白	布	楼
雷	公	报
双	花	记
双	牡	丹
合	牡	记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双揭榜	戴桂亭述录 (1)
双插柳	戴桂亭述录 (52)
吐绒记	舒玉堂述录 (101)
白布楼	戴桂亭述录 (139)
雷公报	戴桂亭述录 (167)
双花记	王听钦述录 (211)
双牡丹	戴桂亭述录 (261)
合同记	戴桂亭述录 (308)

双 揭 榜

戴桂亭述 录

剧情：宋代，书生冯炳月中状元，不参拜权臣王绍基，王挟嫌奏本命冯出征金大龙。冯因不谙武略力辞，被诬抗命论斩。寇准保奏免死，仍然领兵前往，为金大龙围困。

冯妻叶兰英念冯日久未归，乔装出寻，经黄荣家借宿，黄以女儿秀英与叶成婚。洞房花烛之夜，叶向秀英说明真相，哀求秀英不要泄露，应允日后共事一夫。

李虎欲抢秀英为妾，叶与秀英相偕逃走，夜宿古庙，梦得神仙传授武艺，赠与法宝。适冯悬榜招聘战将，叶、黄揭榜出战，大获全胜。冯班师回朝，叶战前言，促冯与秀英举行婚礼。

人物：冯炳月（小生）、叶兰英（旦）、寇准（老生）、王绍基（花脸）、黄荣（生）、吴氏（正旦）、黄秀英（花旦）、娘娘（旦）、金大龙（花脸）、韩十五（小丑）、李虎（丑）、家院、童儿、探子、二手下、二龙奎、家丁、礼生。

第 一 场

〔冯炳月上。〕

冯炳月：（唱东腔）

双双麻雀寻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我家住江陵县离城十里，

历祖居冯家庄前山后溪。

可叹得两爹娘早年去世，

我名叫冯炳月苦读诗书。
今本是朝考年皇开御笔，
回家转辞叶氏进京夺魁。
转面来辞孔圣回家而去，
春光好艳阳天百鸟声啼。
行来是自家门撩衣进去，
叶氏妻免治家夫君回归。（接腔）

〔叶兰英上。〕

叶兰英：（唱东腔）

叶氏女在后房擘麻绩纺，
相公夫在学堂苦读文章。
听人声到前堂双目观望。

冯炳月：娘子请坐。

叶兰英：（接唱）

不攻读下学归何事商量？（接腔）

冯炳月：（唱东腔）

贤娘子打坐在客堂之上，
为夫的下学回与妻商量。
今本是朝考年王开金榜，
特意儿辞娘子去赶科场。（接腔）

叶兰英：（唱东腔）

我的夫出此言理性广有，
朝考年理应该去把名求。
我的夫坐客堂为妻敬酒，（取杯）
启程时贺采头细听从头。
我的夫勤习文苦把书读，
做几篇锦绣文带到京都。

十载寒窗九熬油，宗师大人把诗留。
八月科场七篇锦绣，纱帽园领夫莫愁。
鹿鸣宴赏五经魁首，
文官拜相武将封侯。
四根彩旗三杯御酒，
两朵金花独占鳌头。
鳌头独占数魁首，一把黄伞遮九州。（接腔）

冯炳月：（唱东腔）

贤娘子大家女聪明伶俐，
这些话叫为夫心旷神怡。
这杯酒夫不饮祭谢天地，
神保佑此一去夺抢头魁。
在客堂辞别了贤妻叶氏，
夫若是高得中妻穿凤衣。

有偏哪！

叶兰英：少送呀！

冯炳月：告辞！

叶兰英
冯炳月：（笑）哈哈！

（冯炳月下。）

叶兰英：（唱东腔）

我的夫进京都洋洋得意，
神默佑此一去得中回归。
一色杏花红十里，
马前报道状元回，耀祖光辉，（下）

第 二 场

（冯炳月上。）

冯炳月：（唱东腔）

大比之年考场开，进京举子闹金阶。

功名不要银钱买，七篇锦绣换得来。

行来是长亭提衿踩。

〔内白：等我一路呀！〕

冯炳月：啊！（接唱）

后面何人赶得来？

〔韩十五上。〕

韩十五：（唱东腔）

八月十五是清明，（接腔）

进京举子闹纷纷。

在家领了婆儿命，叫我到阴曹去寻魂。

行来是凉亭提足进。

啊！（唱）

那厢打坐一个人。

呔！那厢打坐一位相公，我也不知姓啥，叫啥，我不免糊

涂相公相称。喂！糊涂相公请了！

冯炳月：请了，兄台请坐。

韩十五：糊涂相公请坐。

冯炳月：兄台！你为什么糊涂相公相称？

韩十五：我不知你姓啥，叫啥，故尔糊涂相公相称。

冯炳月：我姓冯，字炳月。

韩十五：啊！原来是冯相公，失敬了。

冯炳月：好说，请坐。请问兄台贵姓？

韩十五：贵秤十八两。

冯炳月：问你的名姓？

韩十五：门秤十六两包足。

冯炳月：非也，我问你姓什么？

韩十五：啊！你问我姓么事呀？

冯炳月：正是。

韩十五：那就好有一比。

冯炳月：好比何来？

韩十五：北风头上第一家。

冯炳月：啊！北风头上第一家，你敢莫是姓韩？

韩十五：对呀。

冯炳月：你的台号？

韩十五：抬轿哇，往年抬得动，如今老了抬不动。

冯炳月：我问你尊字、贵表？

韩十五：好表八百钱一刀。

冯炳月：兄台！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韩十五：我又好有一比，三十文铜钱摆两边。

冯炳月：这个，啊！你莫非是叫作十五大相公？

韩十五：然也。冯相公！你收拾得伸伸头头的，打算往哪里去？

冯炳月：我进京赶考。

韩十五：你进京赶考，冯相公！我观你红光满面，今科状元一定有准。

冯炳月：好说。兄台往哪里去？

韩十五：我和你南天门戴斗笠。

冯炳月：哎！南天门打伞吧？

韩十五：没得伞，不就是斗笠，一路的霉气。

冯炳月：一路的神气。

韩十五：不差，一路神气。相公！天色尚早，我二人在长亭找点么事玩耍一时。

冯炳月：好，读书人要吟诗答对。

韩十五：那我倒还有点艰难，哪个的诗头？

冯炳月：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的诗头。

韩十五：要得，我就附尾。请你出题。

冯炳月：就将我这白扇为题，请听！（念）

白扇打开大大，折倒小小。

炎天用得多，寒冷用得少。

韩十五：冯相公！我无论做什么事，离不了我的娘子，我将我的老婆为题，好不？

冯炳月：有诗韵为得题。

韩十五：请听！（念）

老婆穿起衣服大大，脱了衣服小小。

旁人用的多，我自己用的少。

冯炳月：哈哈，哈哈！太粗鲁了一点。再受一对。

韩十五：请出题。

冯炳月：听！（念）

树儿生长笔立笔直，桠枝长得四散，

麻雀成群，鸱鸢赶散。

韩十五：总是离不了我的妈妈！（念）

妈妈生得笔立笔直，戴起花儿四散，

野老公成群，家老公赶散。

冯炳月：不象话。相公！道锣响亮，恐怕是宗师大人下马，我两人前去科场。长亭分别后——

韩十五：阴曹再相逢。

冯炳月：哎！科场再相逢。

（同下。）

第 三 场

〔寇准、龙套上。〕

寇 准：（引）奉旨出朝，地动山摇。（诗）

昨夜一梦到阳台，月里嫦娥把桂栽。

醒来打开梦书对，今科显出状元来。

老夫、寇准。今奉圣命，考选天下奇才。官儿们！

龙 套：有。

寇 准：贡院门开，举子进场。

龙 套：是。（开贡院门）

〔冯炳月、韩十五左右上。〕

冯炳月：参见大人！

韩十五：

寇 准：免。

冯炳月：谢大人！

韩十五：

寇 准：题目在此，不能照现。

冯炳月：谢大人！

韩十五：

韩十五：冯相公！往年过考吃包子，今科大人说吃面哪？

冯炳月：什么话！大人说，题目不能照现。

韩十五：啊！是这样。我问你一个子。

冯炳月：科场不问字。

韩十五：秀才提笔忘字，秀才的才字那一撇朝哪边撇？

冯炳月：朝左边撇。

韩十五：我若忘记了，我朝右边撇。

冯炳月：那不成字呀。

韩十五：不中这一撇，就中那一撇。

冯炳月：请。

〔韩十五、冯炳月下。〕

寇 准：紧闭贡院门。

〔龙套关门介。〕

寇 准：吩咐鼓棚，击鼓催卷。

龙 套：击鼓催卷。

〔三通鼓声。〕

寇 准：鸣金三点，贡院门开，举子交卷。

〔龙套开门介。〕

〔冯炳月、韩十五二面上，交卷。〕

寇 准：头班进前，二班退后。

韩十五：大人！把我的先搞下子，我家里没功夫。

寇 准：嗯！还早。

韩十五：科科把我放在后头。（下）

寇 准：头班举子，江陵县冯炳月，文章可取，不知你口才如何，老夫有一对联，你可愿对？

冯炳月：学生愿闻。

寇 准：听！稻草扎秧父抱子。

冯炳月：学生对就：竹篮提笋母怀儿。

寇 准：出口奇才，午门观榜。

冯炳月：谢恩师！（叩拜下）

寇 准：来！传地字号的举子。

龙 套：传地字号的举子。

〔韩十五上。〕

韩十五：传地下的呀？

龙 套：传过考的。

韩十五：挑草的没来，

龙套：大人传麻子相公。

韩十五：你就说传麻子相公，我多时晓得是我。你们闪开。

龙套：做什么事？

韩十五：走躲进路。

龙套：不是的，升晋路。

韩十五：我先躲倒走着。

龙套：总是升晋路。

韩十五：哼！我在家里把旗杆竖到才来的。见过宗师老大门。

龙套：哎！老大人。

韩十五：他那里坐倒动也不动，好象一扇大门样。

龙套：哎！宗师大人。

韩十五：宗师大人在上，铁生……

龙套：童生。

韩十五：我考多了回数，考成铁去了。

龙套：总是童生。

韩十五：童生拜年。

龙套：科场哪有年拜？

韩十五：青草盖牛蹄，正是拜年时，有心来拜节，端六也不迟。

龙套：端午。

韩十五：我住了一天天阴。

龙套：总是端午。

寇准：二班举子！你是缘何流落在后？

韩十五：我在那狗肉馆里吃狗肠、狗肚，大人出口对，我来放狗屁。

寇 准：呔！你的文章不像样，不知你的口才如何？

韩十五：我清晨起来，口劲哪，好白米饭，我一餐吃得四五大碗。

寇 准：出口奇才。

韩十五：那就是蚂蝗伸出脚来了，请大人出蹄壳。

寇 准：题目之题。

韩十五：我那是足目之足。

寇 准：老夫出题，你可愿闻？

韩十五：学生愿武。

寇 准：愿闻。

韩十五：文武对面。

寇 准：一只香炉三只脚，每日神龛搁，儿童来烧香，却成五只脚。

韩十五：学生对就：一个螃蟹八只脚，每日沙滩晒壳，我的婆娘去汲水，却成九只半脚。

寇 准：分明十只脚，讲什么九只半呢？

韩十五：我的婆娘是个跛子。

寇 准：跛子怎样行路？

韩十五：她行路过跳、过跳。

寇 准：嗯！老夫龙门岂要你跳？

韩十五：跳跳跳，这顶纱帽向大人要。

寇 准：还早。

韩十五：迟早不能。

寇 准：你再听道！黄罗帐大打开，红脸将军闯进来。

韩十五：他是何人？

寇 准：大将樊哙。

韩十五：做什么事？

寇 准：到此保驾。

韩十五：红罗帐大打开，白发公公走进来。

寇 准：他是何人？

韩十五：小人的家父。

寇 准：他来作甚？

韩十五：前来扒灰。

寇 准：大胆！你可晓得两句话？

韩十五：哪两句话？

寇 准：吕蒙正——

韩十五：穷秀才。

寇 准：这科不中——

韩十五：那科又来。

寇 准：赶了！

韩十五：就走。

龙 套：走啊！

韩十五：莫嗯！这个场子，我来了几回的，虽然不中，我要在这粉壁墙上留一首诗。（念）

七荒八月，本是考节。

无有盘费，柴米柴麦。

落了暗榜，买纸买墨。

做起文卷，我说可得。

大人一看，狗屁胡说。

落榜归家，回去薅麦。

免以得请客呀！（下）

寇 准：来！文卷打入笼箱，开道上朝。（走园场）

龙 套：来此朝房。

寇 准：午门候定。手捧文卷本，上殿奏明君。臣、寇准见

驾，万岁！

〔内白：卿家上殿，科场本章吹孤奏来。〕

寇 准：文卷已在龙书案，请主阅览！

〔内白：待孤一观！（向打）哎嗨！江陵县冯炳月，年幼做起老练文字，远看是花，近看是字，一点如朱，一捺如枪，一撇如刀。孤王见喜，钦点头名状元，赠他半副銮驾，打马游街，参府拜相。卿家官加三级。领旨下殿。〕

寇 准：请驾！来！开道迎宾馆。

〔同下。〕

第 四 场

〔冯炳月上。〕

冯炳月：大人把本申，洗耳听好音。

〔内白：圣旨下。〕

冯炳月：有请！

〔寇准、龙套上。〕

寇 准：圣旨下，冯炳月接旨，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江陵县冯炳月，文才好，学艺高，天子喜的重英豪，万岁钦点头名状元，赐你半副銮驾，打马游街，参府拜相。叩头谢恩！

冯炳月：万万岁！（指旨）有劳恩师捧旨前来！

寇 准：今奉圣命，焉有不来之理！

冯炳月：送过恩师！

寇 准：开道。

〔寇准、龙套下。〕

冯炳月：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诗）

自幼攻书一寒儒，曾经读过五车书。

龙虎榜上标名字，方称男儿大丈夫。

下官、冯炳月。万岁钦点状元，赐我半副銮驾，参府拜相。左右！

〔龙套上。〕

龙套：有。

冯炳月：开道御街。（园场）前道缘何不行？

龙套：禀老爷：来此王相府，圣上赐他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离鞍。

冯炳月：站过！闻听老贼在朝，为人不正，岂肯与贼同党？左右！鸣金呐喊而过。

〔同下。〕

第五场

〔家院上。〕

家院：少待。新科状元不参拜相爷，倒还罢了；反鸣金而过。报相爷知道。（快打水底鱼）请相爷！

〔王绍基上。〕

王绍基：树大遮天盖地，根深哪怕狂风？

家院：参见相爷！

王绍基：站过。家院缘何这等惊慌？

家院：禀相爷：新科状元不参拜我府，倒还罢了，反来鸣金呐喊而过。

王绍基：退下。

家院：是。（下）

王绍基：冯炳月呀！你这娃娃，不参拜老夫，反来鸣金而过。

这股恶气，想这这，有了。哪国打得战表前来，那时节才晓得老夫的厉害。正是：六月吃凉水，点点在我心。（下）